

文學大綱

鄭孝題



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再版

版權

每冊定價實洋五角

所有

發行者 三友書社

附設工部局育才公學內
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文學大綱目錄

先秦諸子之文與六藝之關係

左傳與戰國策之比較

四史之特質

兩漢文學與魏晉六朝文學之異同

桐城派與八大之源流

附 古文義法

賦之定義與其種類

歷代詩體之變遷

詞之起源與其特質

曲之由來與其種類

書說文之特質

傳記體之作法及其類例

議論文之要素

先秦諸子之文與六藝之關係

詩教：

章學誠

周衰文弊，六藝道息，而諸子爭鳴，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，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，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。

戰國之文奇邪錯出而裂於道，其源皆出於六藝；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，其源皆出於詩教。

戰國之文，其源皆出於六藝，何謂也？曰：道體無所不該，六藝足以盡之。諸子之爲書，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，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，而後乃能恣肆其說，以成一家之言也。所謂一端者，無

非六藝之所該，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；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，而出辭必衷於是也。

老子說本陰陽，莊列寓言假象，易教也。

鄒衍侈言天地，關尹推衍五行，書教也。

管商法制，義存政典，禮教也。

申韓刑名，旨歸賞罰，春秋教也。

其他楊墨、尹文之言，蘇張、孫吳之術，辨其源委，挹其旨趣，九流之所分部，七錄之所敍論，皆於「物由人官」得其一致，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。

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，又謂多出於詩教，何謂也？曰：戰國者，縱橫之世也，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，觀春秋之辭命，列國

大夫聘問，諸侯出使專對，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。至戰國而抵掌揣摩，騰說以取富貴，其辭數張而揚厲，變其本而加恢奇焉，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。孔子曰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奚爲？」是則比興之旨，諷諭之義，固行人之所肄也。縱橫者流，推而衍之，是以能委折而入情，微婉而善諷也。九流之學，承官曲於六典，雖或原於書易春秋，其質多本於詩教，爲其體之有所該也。及其出而用世，必兼縱橫，所以文其質也。古之文質合於一，至戰國而各具之，質當其用也，必兼縱橫之術以文之，周衰文弊之効也。

後世之文，其體皆備於戰國。何謂也？曰：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，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。文集者，辭章不專家，而萃聚文墨以爲

蛇龍之菹也，後聖承而不廢者，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。經學不專家，而文集有經義，史學不專家，而文集有傳記，立言不專家，而文集有論辨；後世之文集，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，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，而辭章實備於戰國，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。

臣戰國而稽述之事，傳詞謂也。曰：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，官師守其典章，史臣錄其職載，文字之道，百官以之治，而萬民以之察，而其用已備矣。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，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，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。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，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。然而「予欲無言」，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，夫子未嘗著述也。論語記夫子之微言，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。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，著述至戰國而始

專之明驗也。春秋之時，管子嘗有書矣，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，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。記管子之言行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，而非管仲所著述也。兵家之有太公陰符，醫家之有黃帝素問，農家之有神農野老，先儒以謂倭人僞撰，而依託乎古人，其言雖似，而指究其旨，則亦有所未盡也。蓋末數小技，造端皆始於聖人，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，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。三代盛時，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，是以相傳以口耳，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。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造廢，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；中或不能無得失，要其所自，不容遽昧也。以戰國之人，而述黃農之說，是以先儒辨之文辭，而斷其僞託也，不知古初無著述，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，實非者所僞託也。然則著述始屬於戰國，蓋亦出於勢

之不得不然矣。

左傳與戰國策之比較

春秋爲我國文化之成長時代，地域由莽廣而漸可指證，器物由窳陋而漸得賅備，在政治方面，國與國之競爭日漸劇烈，而結援要盟之風亦日漸盛行，與中原接近之部落，如蠻夷戎狄者，時來侵略，而齊桓晉文主尊王攘夷，號令諸侯，以抵抗之。此爲我國文化一大轉捩時代，潮流激盪，于以發生無限波瀾，其間人才之英俊儒雅者固多，史事之可歌可泣光華燦爛者亦復不少，一部偉大史誠爲時代之需要，於是左傳應運而生焉。

左傳上承尚書下開國策爲我國政治文化盛極一時之春

秋，作一有系統之敘述。此書特色有三：（一）其所記述不以一國爲中心，蓋當時文化已漸爲地方的發展，非從各方面綜合研究，不能得其真相。而當時史官之作，大抵偏重本國，如春秋以魯爲中心，竹書紀年周室東遷後以晉爲中心，三家分晉後，以魏爲中心，獨左傳將諸重要國平均敘述——左傳雖稱魯爲我，但其敘述史實，以晉爲最多，楚次之，而魯又次之。（二）其所記述，不限於政治，常涉及當時社會之各方面，其於典章大事固多詳敘，而所謂瑣語一類，亦兼採不遺，故能將當時社會動象，人物活態加以描寫也。（三）其敘事頗有系統，取材謀篇自有組織。左傳斷片敘事雖亦不少，然對於重大事變，時復溯原竟委，前後照應，使讀者相悅以解。此三特色者，皆以前史家所無。劉知幾曰：『左氏爲書，

不遵古法……然而言事相兼，煩省合理，『蓋誠然也。』

至其爲文，亦極優美。其記事也，則雖至繁複之事故，亦爲之提綱挈領，謹嚴委曲以申述之，蓋所謂其言簡而要，其事詳而博也；其記言也，亦復淵懿美茂，生氣勃勃；其記人也，明顯深刻，各肖其個性；故一展卷而彼巧於辭令，忠於謀國之人物，時隨種種錯雜糾紛之事件，而一一活躍於紙上也。

或謂左傳爲偽書——康有爲以爲劉歆將國語一部分取出，改爲編年體，並加解經語句，謂之春秋左氏傳，其餘則仍其舊例，謂之國語。近人有謂全書由漢初學者所著，甚至謂皆由劉歆偽造者。就左傳全書錯綜貫串，至爲謹嚴，且體大思精，自成系統，似非改編者。後人去古已遠，決不能捏造史書，以記述春秋二百

餘年之事實也。左傳文章，史記引用最多，司馬遷世爲史官，載籍甚博，決不致引用時人所作僞書。而史記之徵引左傳者，往往將艱深語句化爲簡易，文字語言之演進由艱深而入於淺易，足見兩書年代各有先後也。自秦火焚書以來，學術界彫零已甚，漢初至司馬遷數十年間，勢難產生一部偉大如左傳之史書，因敢斷定左傳倘爲僞書，亦決非先秦之人不辦也。

左傳作者，據漢志：『周室旣微，載籍殘缺，仲尼思前聖之業，以魯史官有法，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，據行事，仍人道，因興以立功，敗以成罰，假日月以定歷數，藉朝聘以正禮樂，有所褒諱貶損，不可書見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異言，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，故論本事以作傳，明夫子之不以空言說經也。』此則明明

以左丘明爲作者也，唯者證結果，左傳作者，時期約在戰國中葉。在論語中孔子亦曾提及左丘明，註家謂爲孔子以前聞人，於是有疑左丘明或非左傳之作者，據左傳所載謚法，軍制，卜筮，戰事，或謂作者爲戰國時人，亦不爲無因也。總之，左傳爲我國一部重要史書，亦一偉大文學著述，其作者是否爲左丘明，固無關於原書之價值也。

戰國策劉向序稱：『中書本號，或曰國策，或曰國事，或曰短長，或曰事語，或曰長書，或曰修書，臣向以爲戰國時遊士之策謀，宜爲戰國策。』本爲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，原書本極錯亂，由劉向裒合排比而成者也。先秦諸書此爲最古，向校定爲三十三篇，後經散佚，曾鞏仿求原書，重加校定，正其謬誤，於是三十三篇

復完，三十三篇者，西周東周各一，秦五，齊六，楚趙魏各四，韓燕各三，宋衛中山各一，共計十二國，以年則自周安王至秦始皇，二百四十五年，從其紀載而言，則直繼書經國語而敘述戰國時代之信史也。

戰國上起春秋之末，下迄於六國之終，一列強競爭至爲劇烈之時代，亦一學術思想至爲發揚之時代也。周室頽壞，官守散失，封建法破，世卿制廢，七雄競逐，廣羅人才。遊說之士，放言高論，無所忌憚。其術得售，則以匹夫而躋卿相，門閥既除，橫議益肆，然以起爭奇立異，辨詰論難，言論至爲自由，思想亦極繁雜，文學亦自大有可觀也。

春秋時代，管仲所營本爲功利，然必假大義而後能合諸侯，

子產叔向優於詞辯，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却侵暴。至戰國則風俗益變，唯利是圖，盟誓已無所施，道義已不可恃，唯日夜惴惴然以謀自保，而復鯁鯁然求所以取於人，利害交戰，神志搖蕩，士生其間，始習爲揣摩之術以取功名，朝秦暮楚，翻覆無常。諸侯明知爲其所玩弄，而蔑如何，蓋恐其有毒於己，且不足以招士與謀國也。

考其所持之術，不過縱衡，要其變化，無非陰合以緩兵，或中立以乘弊，或獻地于彼而取償於此，展轉相因，仍爲故智。淳于髡謂兔犬俱斃，而田父取之，蘇代謂蚌鷸相持，而漁人得之，他日陳軫謂兩虎既斃，一舉盡得者，皆此類也，甚至道聞土梗之鄙語，蘇秦旣施於孟嘗，再施於李兌，脅以他有美女之細術，張儀先用於鄭襄以取金，後復用於鄭襄以脫身，儀秦皆當世目爲人傑，且一

說而屢用之，然在當時尙詐僞，貴功利，辯說交馳，竟得售其術焉。
戰國策之文皆縱衡家之言也，揭短持長，詐而不信，倍譎而無理；然洞陳利害，操劫威勢，或微言隱語，以切繩墨，言利言兵，門智門辯，極馳騁遊說之能，有睥睨一世之概。自春秋以迄於秦，二百四五十十年興亡成敗之迹，粗見於是矣，雖非義理之所存，而辨麗橫肆亦文辭之最也。

左傳敘述春秋，衰世之文也，戰國策記載戰國策士之言，亂世之文也。春秋之世猶尊禮重信，至戰國絕不言禮與信矣。春秋之世猶重王室，至戰國不復言尊王矣。春秋之世猶重宗姓氏族，至戰國不復言門閥矣。春秋之世聘問宴饗猶賦詩言志，戰國則唯有門辯而已。左傳之文其辭氣溫厚和順，有雍容揖讓之風，至